

「現孤軍奮鬥，決心全部犧牲，以報國家
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中國遠征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



A15 ■責任編輯：曹思遠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8月8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數度修築芷江機場

石礮成民工紀念碑

萬人接力平山地 和平永奠凱旋門



■謝雲貴表示，
抗戰時曾用高炮
擊落日機。
本報芷江傳真

「烽火八年起盧溝，受降一日落芷江」。七十年前的日寇滑鐵盧，讓湘楚邊陲的山城振臂歡呼。從「遠東第二大機場」的修築到這個「空中戰場」的最後一戰「雪峰山會戰」大捷，無數忠義之士在湖南的芷江邊拋頭顱、灑熱血。而芷江也曾像經歷戰爭的任何一片故土一樣，一度殘破不堪，直至近年這座承載世界勝利歷史的小城，才逐漸在華夏大地唯一的凱旋門裡找回榮耀。

■香港文匯報記者董曉楠 芷江報道

八月的芷江平靜悠然，戰火硝煙遠逝。二戰中一天最多起落上百架飛機的芷江機場舊址如今也成了雜草叢生的荒地。在2003年舊址的三分之一被用於修建新機場，到2005年飛虎隊紀念館也在舊址一隅落成。在飛虎隊紀念館一旁的草地上，幾個堆疊而起的大石礮，格外顯眼。為修建芷江機場，前後約5萬民工被徵集，約19,000民工葬身於此，民工手中曾拖着的石礮，成了如今這些不具名民工的豐碑。

芷江機場修築之議始於1934年，後一度被擱置。到1936年抗戰迫在眉睫，修築方案才被確定。「七七事變」後，航空委員會於1937年和1942年先後兩次電令湖南省政府擴建芷江機場，並委派工程師林澤群、黃彰任負責機場的設計、施工等技術工作。

人到芷江 九死一傷

曾經家住芷江機場舊址內的85歲老人張重禎告訴記者，當年機場的修築工程很浩大，政府從麻陽、溆浦等周邊14個縣徵調民工，一天上萬人一起動工。「原來這片地都是山頭、農田，坑坑窪窪的，當時也沒有機器，挖土、運土、滾壓都是靠人力。上百人拉着一個三四十噸重的大石礮來回滾，號子聲震天。」

根據林澤群手記，當時窪地每填高40到50厘米，民工們就用錘子夯實一次，終日往復，很是艱辛。陳納德也曾感嘆：「這些中國人以螞蟻噬骨的精神，平山整地。」

民工們在過程中因配合不當受傷的狀況時有發生，每天體力消耗很大卻得不到補充。「當時縣城的庵堂寺廟、宗祠會館及居民的院子裡都住滿了人，衛生條件極差，臭蟲、跳蚤、蚊子特別多。」張重禎老人說道，「他們吃的都是糙米飯，菜也是醃製的，很不好。」後來，在墳墓遷移時，白骨亂拋，工地環境惡劣。1938年7月，瘟疫肆虐，民工每天死亡數十。當時芷江周邊流傳着一句話「人到芷江，九死一傷」。

而在惡劣的環境下，芷江不僅完成了2,000畝機場及1,600米的跑道擴修任務，還修建了導航台、指揮塔、疏散道等工程設施。

為躲轟炸 學校拆牆

當年為摧毀代號中的「紅眼機場」、「某某機場」，日軍對芷江縣城採取無差別轟炸。今年90歲的謝雲貴曾是駐芷江機場的高射炮第42團第3營9連的炮手，對於抵禦日機轟炸他印象深刻。他告訴記者，當時芷江百姓躲轟炸是常事兒，為了讓寄宿的學生跑得快，學校將圍牆也拆了。他仍清楚地回憶道：「日機每次來轟炸時，為隱蔽他們往往會繞經明山，保持4,000米高度，剛飛抵縣城北端上空就將機頭一壓低，從3,000米高空進入投彈位置，扔完炸彈隨即高速脫離。」

為拱衛大西南後方，芷江築起了「空中戰場」的鋼鐵屏障，成為日軍的心腹大患。為重新奪取制空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制定計劃，與我軍肉搏搏戰。這一戰被稱為雪峰山會戰，又稱湘西會戰，是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戰。

參戰的芷江機場航空中尉吳中奇目擊了龍潭一役鷹形山的爭奪過程。他回憶道，某天他與幾個戰友在鷹形山架起雷達，指引「飛虎隊」的戰機轟炸、掃射。「汽油彈、炸彈像雨點一樣灑在鷹形山上，岩石崩裂、樹木燃燒，陣地上硝煙瀰漫，一片火海。那天中方出動飛機116架，分作四批，每批三至五架。頭一批轟炸機剛掃射完畢，第二批就到了。從天亮到天黑，就這樣循環不斷地向日軍進行疲勞轟炸。」日軍最終潰退。



殲日機兩千斃逾六萬日軍

在芷江提起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幾乎婦孺皆知。在距芷江縣城2公里處，國內唯一全面反映陳納德及「飛虎隊」援華抗戰的專題性紀念館——「飛虎隊」紀念館就坐落於此。紀念館講解員告訴記者，這裡每天都有各地遊客慕名到訪。

1937年應宋美齡邀請，美國空軍退役軍官克萊爾·陳納德到中國視察空軍。盧溝橋事變後，親眼目睹日軍向中國投彈，陳納德透過好友葛格倫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請願，計劃組建美國志願隊來華參戰。

陳納德暗中支持參戰

由於美國尚未對日宣戰，這一決定在當時並不容易執行。陳納德獲悉美國政府當時已準備對軸心國開戰，故給予暗中支持，以私人機構名義，重金招募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以平民身份參戰。1941年4月15日，羅斯福分別簽署密令和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100架P40-鯊魚式戰鬥機，其中1架在飛越太平洋時發生故障，最終未抵達中國。

1941年12月30日，轟炸昆明的日機遭遇航空隊重創。航空隊一戰成名，中國軍民盛讚其「如虎添翼」，「飛虎」形象深入人心。紀念館外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暗紅色磚房，是中美空軍指揮塔舊址。在這裡，陳納德曾坐鎮指揮空援常德、血戰衡陽、空襲武漢、湘西會戰等重大戰役。據統計，「飛虎隊」在中國抗戰期間，共擊落日機2,600架，擊沉或重創商船223萬噸、軍艦44艘，擊斃日軍官兵66,700名。



華僑抗戰貢獻不可磨滅

吳建宏稱將公佈更多日軍罪證。

董曉楠 攝

館的一幅水彩畫取出送到芷江。「他的女兒在捐贈的時候說，『這些東西本屬於蕭家，從今天起它們屬於中華民族。』」

「『飛虎隊』紀念館的籌建飛虎隊員功不可沒。」吳建宏說道，僑領陳煥培用省吃儉用的錢收集文物，前後捐贈了673件文物。老兵黃煒瑛捐贈十萬元美金籌建紀念館。今年7月7日，公佈的日本在芷江投降的彩色照片是89歲的美國飛虎隊員約瑟夫·德捐贈的。

適時公佈更多證據

「還有很多寶貝在國內只有芷江才有，我們會在今年『8·15』或『8·21』對外公佈。」吳建宏稱，「國家檔案館展示的很多是日本戰犯的筆供，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痛，我們拿出的是讓中國人挺直腰桿的東西。日本在否定歷史，我們就要用事實揭露歷史，這是紀念館的職責所在。」

吳建宏透露，芷江機場附近的澗水河裡發現有日軍轟炸芷江機場時空投下的日軍炸彈，紀念館也尋獲了拍攝的湘西會戰中繳獲日本武器、戰俘的原版照片，及美國出版的軍用地圖，涉及到釣魚島問題。吳建宏還說，想集齊在芷江確定的16個分降區視頻，完整再現日本投降的整個過程。還希望把「飛虎隊」遺址和受降遺址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把找到的芷江受降原始視頻申報為世界文化記憶遺產。

陸軍參謀長設計受降程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飛抵芷江，向中國陸軍參謀長蕭毅肅交出侵華日軍陸海空軍兵力分佈圖，並簽字接受載有16個受降區及受降主官接收地點詳細規定的備忘錄。

館長吳建宏告訴記者，「由於近代中國從沒有接受別國投降的先例，也沒有日本向他國投降的先例可供參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國向美國投降的影像資料放映了很多遍，蕭毅肅也親自設計了受降程序。」

吳建宏說，「日本降機飛行航線自漢口機場起飛經常德上空直飛芷江，對乘坐的機型、飛行的高度、飛行的時間、座機的識別標誌以及聯絡方法等也做了規定。機翼下各張掛有日本旗圖一面，兩翼末端各繫以4米長的紅色布條作為受降信物。今井武夫一行下機後被引到一輛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車上。」

受降典禮前今井武夫提出佩戴軍刀，中方經過討論決定允許今井武夫佩刀，但是軍刀上必須繫白布條，表示已向中國軍民投降認罪。按照國際慣例，在受降的過程中，戰敗方敬禮，受降方可不回應，所以中方在今井武夫敬禮後並沒有回禮。日本投降代表橋島芳雄緊張得直擦汗的片段也被記錄。

吳建宏稱，「今井武夫一行在芷江的52個小時

讓中國揚眉吐氣，芷江也因華夏大地唯一的凱旋門而蜚聲內外。」

見證歷史 群情激昂

今年89歲的劉道民，曾是空軍第九航空總站的報務兵，負責收發電報，曾經見證芷江受降時芷江城的沸騰。「我們總坐幾個月氣盛的年輕人，把站裡最大的收音機抬到縣城大街上，喇叭聲音調到最大，反覆播放日本裕仁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的錄音，來回穿了幾條街，渾身都是勁，大家那個心情激動呀！」舊事重提，劉道民仍難掩激動。他還說，一位中學老教師在縣城通往機場的東門口兩旁張貼了一幅巨大的對聯，上聯寫着「慶五十年未有之勝利」，下聯寫着「開億萬世永久之和平」。不少過路群眾駐足觀看，大家不禁拍手叫絕。



■老兵劉道民在凱旋門前為小學生講抗戰故事。
本報芷江傳真



■中方受降代表在審問日方交出的日軍在華兵力部署圖。
紀念館供圖



■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飛抵芷江。
美國飛虎隊員約瑟夫·德 攝

